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江南场景： 社会史的 跨学科对话

小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江南场景： 社会史的 跨学科对话

小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小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ISBN 978-7-208-06689-2

I. 江... II. 小...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7771 号

责任编辑 洪 煜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

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

小 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5 字数 366,000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6689-2/K·1278

定价 33.00 元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和作者们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目 录

一 引论	1
二 社会史原论	11
2.1 “社群”视野	11
2.2 社会时间	23
2.3 田野工作	47
2.4 社会史素材：竹枝词	62
2.5 社会史素材：民间传说	94
2.6 社会史素材：写实漫画	111
三 区域社会：江南	133
3.1 “深入民间的艺术”	133
3.2 庙会戏文与传统教化	151
3.3 知识人：乡村精神领袖	172
3.4 知识人（续）：社会呈现	188
3.5 乡里人：心态解读	213
3.6 乡里人（续）：经济负担	230
3.7 村妇：婚姻俗例	247

3.8 村妇（续）：职业结构	274
3.9 儿童：生活往昔	287
3.10 儿童（续）：初始社会化	314
四 社群世界：南浔	327
4.1 社群历程	327
4.2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	349
4.3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续）	375
4.4 “四象八牛”：社群象征	406
4.5 寻常生活	429
五 余论，暨后记	445
主要征引文献	455

一

引 论

何为社会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统一意见，一如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但在一定范围内，似乎存在一种共识：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这是从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就信奉的史学观念；至于整体史的具体内涵，还是言人人殊。笔者特别注意到，“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进行了一番提纲挈领的概括：“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①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差不多同时（1920年代末），在中国，也有少数人文学者发现：读尽了经史百家，尽是“圣贤们的故事和礼法”，其实，“人间社会大得很，这仅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半是虚伪的！尚有一大部分是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仆婢、堕民、罪犯、小孩们……，他们有无穷广大的生活，他们有热烈的情感，有爽直性子，他们的生活……是真诚的！”为此，历史学家“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②。

① [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② 《〈民俗〉发刊辞》，《民俗》周刊，1928年3月。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社会史的“整体史”观，意味着史家所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也应该包括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普通民众；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一些突发的政治事件，还应该包括稳定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考察方法上，不是孤立地考察个别的作为历史要素的“事件”，而应该注意分析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即历史的结构。笔者认为，无论是社会的少数还是全体，无论是政治事件还是日常生活，无论是要素还是结构，都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方法维度……这些新的维度和传统维度一起，就构成全景式的社会历史生活场面，构成整体史，构成社会史。是不是只有这三个维度？当然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维度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比如：史观维度（英雄史观，还是平民史观？）、逻辑维度（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层面维度（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状态维度（静态，还是动态？）、时间维度（自然时间，还是社会时间？）等等。

对于社会及其历史的考察，历来有两种对比鲜明的思路：一是以宏观社会为单位，力图揭示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一是以微观社会为单位，意在展示独特的区域社会个性。对于微观社会的理解，不同的学科理解不一，而这种不同理解长期以来被掩盖在学科分野的状态中。在历史学那里，微观社会常常就是区域社会的代名词，而经济学家宁愿称之为“中观社会”；人类学家的微观社会毫无疑义地指向“社群”（community），而社会学家因为更强调“空间”特征，把community翻译成“社区”。如此说来，致力于“整体”开拓的社会史在空间维度上，应当着力再现微观社会、中观社会、宏观社会三个空间层次的既往社会影像。

对于宏观社会，仅仅从数量上说，我们的研究并不少，那么多冠以国别字样的论题至少从表象上透露出论者纵横天下的气魄；对于中

观社会，即使是传统史学也不忽视，蔚为大观的江南经济社会研究就是明证。开展中观社会的理由很多，一个很感性的认识就足以说明问题：中国，幅员这样辽阔，民族如此众多，环境极其复杂，地方生活显现出迥然相异的景象和特色，因此，区域社会无疑应当成为我们重视的研究单位。

众所周知，区域社会并不是出于研究便利的人为拼凑，而是在生态环境、语言系统、风土人情、心理特征等诸要素之间存在着自然耦合的人文结构，并在实际生活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出区域特质；不同的区域社会以此相互区别。譬如，以城市为节点的城乡关系在不同的区域社会特色不一；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乡土性尤其鲜明。

江南生态景观呈环形梯状结构：西边和西南边沿缘饰着山丘，有宁镇山脉、天目山、黄山、莫干山地，山体一般在海拔 700 米以上；中部核心地带是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以太湖为中心，呈浅碟形，一般海拔 2.5 米；介于高低层级之间的是垄冈高地，从北部沿海而西而南而东，连属成环。整个江南以太湖为枢纽，上纳山地之水，倾注入太湖，下泄至东海。

江南的土地环绕着太湖，最得其利：“雨多时靠它涵蓄，雨少时靠它灌溉，不愁水灾，不愁旱灾，农业遂有所赖，稻麦蚕桑，既提供了美食锦衣；而水泽宜于养鸭，湖中饶有鱼虾，也正是肴饌的资源所在。再加沿湖河道复杂，舟楫往还无阻，产物的交换自更便利，文化的构成也就更易。”江南水乡的物质文化景观由此铺开伸展，比如古城苏州：周围三四十里，“四面都有河道环绕，除了流贯城内，更是远通四境。……定时开行的航船，藉以装货载客的总有百数，城市与乡镇可通”^①。航船运行是一项制度，“在太湖周围地区非常普遍，它

① 陈醉云：《姑苏散曲》，《东方杂志》第 30 卷，第 8 号。

促使附近城镇有了特殊的发展”^①。乡镇就是乡村的一部分，乡土气息更浓：“苏州各乡镇的市梢上，每有黑色墙垣的巨厦门上挂着‘周□□堂栈’或‘王□□堂栈’等牌子……原来就是地主们征收田租地租的场所。”^②

依靠着联系土地、联络城乡的条条脉线，江南区域的闲暇生活生生不息。茶馆，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而江南的茶馆以其独特的社会意义格外引人注目：“江南，哪个较大的城市与集镇上没有这样中国的俱乐部？”^③在江南，确实有许多城市“闲人”，终日孵泡茶馆，成为日常生活的固定公式，“甚至于乡下人也把一半可以工作的时间，耗费在茶馆生涯”^④，以至“友朋初晤，辄问何处吃茶”^⑤。茶馆构成江南社会生活的有机体。乡镇茶馆的普遍存在，是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与江南社会特定历史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战国以后，地主制经济的特定形态，造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必须以商品经济作为构成要素。^⑥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商品经济特别活跃，不断勃兴的各层次乡镇构建成网络。乡镇是市场的载体；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作为服务行业的茶馆亦随之兴盛，茶馆成为一个乡镇最基本的物化人文景观。在近代江南乡村，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江南乡镇及其作为表征的茶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存在和发展动力。以乡村茶馆为视点，笔者曾揭示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独特作用：乡村市场之节点，社区政治之焦点，闲暇生活之热点。^⑦庙会传统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7页。

②④ 陈醉云：《姑苏散曲》，《东方杂志》第30卷，第8号。

③ 秋文：《坐茶馆》，《盛京时报》1936年6月21日。

⑤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第7页，1918年刊。

⑥ 参见李根蟠、魏金玉等学者关于这一问题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⑦ 参见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中国人、特别是乡村社会重要的休闲方式，但“赛会是南方好，因为他们的文化发达，搬得出许多花样，而且会得斗心思，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就要争奇赌胜，竭尽他们的浮华的力量”^①。

顾颉刚先生曾以苏州为例，对于“乡土江南”的文化根底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剖析：“从前苏州人生活于优厚的文化环境，一家有了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一班少年人呢，就把精力集中到科举上，练小楷，作八股文和试帖诗，父以此教，兄以此勉，每个读书人都希望他由秀才而举人、进士、翰林，一步步的高升。所以满清一代，苏州的三元一人，状元多至十八人，有的省份还盼不到一个呢。”^②原来，作为地方特产的苏州状元、江南举子，自有一方水土的滋养。

要而言之，江南社会无论在经济构成、区域格局，还是在社会结构、人文景观，抑或在文化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都反映出明显的乡土特质，而这种特质不能仅仅通过诸如“乡土气息浓郁”、“城乡一体演进”、“经济人文耦合”等语辞加以刻画，在深层意义上，乡土特质从整体上体现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高度协和，所谓“天人合一”的古老原则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经济生活关系的融通和贯注，与人文生活世界如出一辙。徜徉在苏州城区的拙政园，人们能够领略到的隐逸心态，在浙江南浔的适园和宜园，不是同样可以体味到吗？这两种意境的相像，绝不是生硬比照的产物，而应当视作两种可以相互转换的不同版本。这种不知不觉

①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妙峰山》（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② 顾颉刚：《苏州的历史和文化》，见苏州市档案局、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二辑，1984年9月。

的转换，在城市—市镇—村落之间的景观变换上表现得尤为清晰。沿着陈醉云先生踩过的“条条脉线”，从都市走向乡镇，接续着吴冠中先生的视线，是这样一幅场景：

乡镇，特色就在半乡半镇，介乎乡与镇之间，镇与乡之间难划明确的界线。镇的尽头，已是船坞，独木桥，菜畦，极目四顾，处处都是从丛新柳掩映着的江南村落，过了一村又一村……顺着那些穿过镇的河流向天际延伸，流经数不尽的隐隐村落，便都消失于青绿苍茫的沃野中。^①

或许有人会说，传统的城市不都是建筑在乡土社会之上的？是的，但有多少乡土拥有太湖流域这般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在类似的生态环境里，有多少乡村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种养业结构，以经济作物的高收益富足一方？在地方特产丰富的乡村，有多少社区通过乡镇市场的有力枢纽，把地方社区与外部世界连结在一起？在以乡镇市场枢纽产品的乡村，有多少达到水乡江南的密度，以至于使行驶于大小河港的航船成为一项制度？在无数的水乡，有多少小桥流水，不但贯通城乡，而且城乡风格如此一致，蔚成一幅和谐的画面？让“小桥流水”几乎成为江南的代名词的，难道仅仅是“小桥”和“流水”，而不包括举世闻名的私家园林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传统士大夫们进退有据的园林天下多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江南？从江南的土地上走出去那么多文人，可一旦失意，为什么他们又回到这片“壶天之地”？原因不是别的，这里弥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气蕴。所有这些独特性构成了江南的惟一性和惟一性的江

① 吴冠中：《吴冠中散文选·水乡四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231页。

南，而把自然与人文如此巧妙地组合而产生的惟一性，就是江南区域社会的特质所在。

本书旨在从民间文化和社会群体（主要是底层群体）两个侧面具体阐释江南区域社会的特质，并在阐释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区域特质对历史事实的潜在规定性；阐释区域特质的过程当然也是展示江南社会场景的过程。

近年来，微观社群逐渐为社会史学者所关注。史学家声称，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却不能一开始就是宏观的考察，它应遵循一个基本的工作程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段内，对某一社会不同区域、不同社群的生活状态进行比较、归纳，以发现整个社会的生活状态共性（在文化的意义上，“不同社群的生活状态”是亚文化，而“生活状态共性”被称为主文化）；继而，将不同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进行比较，以发现前后社会生活状态的异同。这样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动态脉络，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规律。显然，这一程序的前半段强调空间性，后半段重视时间性。不管我们有没有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企图，可以肯定的是，重构某个时段内的社群生活图景，总是社会科学家工作的基础和起点。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特别重视社群文化的研究。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以“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给中国乡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提出的建议更接近“常识”：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布朗对社区研究的具体思路显示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勾连；在他看来，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的研究，包括以下三种分别的但却相关联的研究：

甲：横的或同时的研究，系研究某指定期间内某社区的内部

结构和生活，而不涉及其过去的历史，或正在进行中的变迁。

乙：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的研究，即系研究该社区与其他种种社区的外部关系，以及本社区与较大社区的外部关系，而本社区即此较大社区的一部分。

丙：纵的或连绵的研究，系研究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中已经及正在进行中的变迁。^①

本文以南浔社群为个案的研究表明了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关于社会史社群研究的更系统的理论阐述将在第2章中展开；而采取怎样的叙述方式既能体现社群的本来面目，又能体现史学的特色，并区别于人类学，这是社会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实践的课题；本书的探索首先提供一个可供批评的对象。

如果读者有兴趣走进我所构建的江南社会，将很容易发现，区域和社群不仅仅意味着强调社会史的某个空间维度，道理很简单：普通民众总是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区域、生活于某方特定的社群，日常生活只能占有和运行于实在的物理空间，生活关系（尤其是初级群体关系）的结构也只有在中观和微观的地方生活中才能更直接、更真实地表现出来。所以说，区域和社群维度与民众、日常、底层、具象……维度融通暗合、相辅相成，共同改变着传统史学的面貌；社会史的特征以此凸现出来。读到50年前周作人的《十堂笔记》中的一段话，备感亲切，又感慨万千：

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

① [英]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①

毫无疑问，社会史新维度的揭示绝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意味着社会史研究范式的整体更新，由此导致的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对话势所不免。欧洲新史学之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首先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改变，其次是史学研究方法和技巧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②我们的研究似乎也未能免“俗”。比如在本书的讨论中，经常涉及口述和口传史料的运用，其实在拥有田野工作传统的人类学、民俗学或方言研究中，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民间竹枝词、信仰和仪式中的“地方性知识”的阐释，更是人类学的擅长；“写实漫画”的研究明显地需要借重于艺术学，但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单说庙会戏文研究，顾颉刚先生就注意到，“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储蓄了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等的好材料”^③。尽管社会史进行的跨学科对话是多元的，但社会史实践所昭示的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④这是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

① 周作人：《关于竹枝词》，《过去的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② [法]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与长时段》，[法]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③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9页。

④ [英]查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6页。

说的，但对于一个实际考察对象来说，则需要综合上述各学科素材得出结论。在这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路对我们不无启发。他认为，“综合的是和分科专门的、各不顾各、偏面的相反”；社会科学的分科产生于近代的教育制度和职业分化，以及由于职业分化所产生的职业培训，真正的以研究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社会科学是不能分科的。^①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完全是为我所用，希望通过这样的对话完善自我，而不是迷失自我。基于此，对于传统史学的一些重要原则以及许多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我们奉行的圭臬。

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探究思路。本书立足于江南区域社会，对社会史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是我对社会史的时空特征、考察方法和素材运用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实证方面，我侧重考察社会生活的两个侧面——群体及其文化，准确地说，主要是底层社会群体及其民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着意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提问方式，以便更好地体现社会史的新维度。由此呈现的江南场景，应该说属于微观社会影像，不过这样的影像是在区域（江南）和社群（南浔）两个单位层次中展开的，后者似乎是史学研究中更新的维度。在我这里，理论思考和实证考察只是根据主题的需要而进行的分类，在实际的探讨过程中，两者是无法截然两判的，离开实证的理论玄想不是我的擅长，离开理论的实证倾诉似乎也无法进行。

上述所有方面，从理论到实证，从选题到提问，从架构到细节，都从其他学科获得了丰富的养料，可以说，没有跨学科对话，本书无以区别于其他史学论著，也无以贡献于社会史研究。

① 费孝通：《关于〈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的通讯》，天津《益世报》1937年2月10日。

二

社会史原论

2.1 “社群”视野

“一个探险者在钻入茂密的丛林之前，总要简略地环顾四周，一旦钻入密林后，他的视野再也不会开阔了。”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在《法国农村史》中进行“方法的几点思考”时，希望实现的就是这种环顾；当时，他敏锐地发现：“从农业的基本结构上看，构成现代法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任何一个单独地区同政治边境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差别要大得多，在过去，这种特点尤其明显。渐渐地，在这些基本的差异之上，一个人们称之为法国农村的社会建立起来了。”^①对于传统法国乡村“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布洛赫已经揭示出来；不过，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著作时，仍然是“多谈普遍性问题而少提特殊性问题”，至于作为普遍性存在基础的特殊性，他决定留待以后的研究者去思考。

年鉴派的号召得到了响应。20 世纪的后二三十年，法国乡村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更注意地区间的差异”，其论著也多有

① [法]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3 页。